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實驗心理學史

(四)

波林著

高覺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實 驗 心 理 學 史

(四)

著 林 波
譯 高 覺 敷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第十六章 布連搭諾，斯圖姆夫與米勒

說馮特倡導新心理學，可非即謂實驗心理學的各系都起原於馮特。實驗心理學的各系雖都來自德國，但在德國之內，還有些學者不承認馮特的系統，還有些學派不發生於來比錫。最重要的是布連搭諾，是近代行動心理學（Act Psychology）的始祖。實驗心理學史對於這亞理斯多德派的布連搭諾也許可略而不述，假使我們沒有許多實驗的運動係受了他的領導所致，更假使布連搭諾的行動心理學不和馮特的內容心理學相反，而使彼此交受了影響。布連搭諾和陸宰的關係較深切於其和馮特的關係。斯圖姆夫是陸宰及布連搭諾的一個學生，他的系統的主張顯示出其所受於布連搭諾的影響。但是斯圖姆夫隸屬於實驗心理學。後來他在柏林所領導的實驗學派，可視為來比錫的勁敵。但是此外尚有米勒，和斯圖姆夫同時，是陸宰的又一高弟，後即在格丁根繼陸宰之任。就他的觀點及實驗研究的性質而言，米勒蓋有近於馮特，雖然，他可不是馮特派。因此，格

丁根實驗室造成一個舊的實驗的統系，似乎在內容心理學內作來比錫的小兄弟。假使我們以本章專述這三位學者，那麼德國新心理學的少年期的概況也就可以想見了。

布連搭諾

布連搭諾 (Frank Brentano, 1838-1917) 生於來因河岸上的麥令堡 (Marienberg)，其祖先為意大利人，居於此已久。布連搭諾幼時志為牧師，十六歲，開始受專業的訓練。他先赴柏林研究哲學，有特倫特稜堡 (Trendelenberg) 者，使他賞識亞理斯多德，布連搭諾遂終身受亞理斯多德的影響。一二年後，至一八五六年，改入慕尼黑，受教育於多林格，多林格者係天主教派的史學家和神學家，後因批判教會，致被開除教籍。這個事實頗可注意，因為布連搭諾後來也和教會發生糾紛。他復赴杜平根求學，一八六四年得哲學學位，因完成其十年來預備的研究。同年受命為格蘭次地方的牧師，進入多米尼加派的寺院。在一八六二年時，他曾發表一文討論亞理斯多德的『存在』一詞的多重的意義，且以此文貢獻於特倫特稜堡。

一八六六年，布連搭諾捨去寺院，移任符次堡大學的講師，在符次堡七年，其生平的兩重難關，前一重即在此度過。他講授哲學，發表論文六篇討論教會內的科學的發展及亞理斯多德的哲學。斯圖姆夫比布連搭諾少十歲，在符次堡爲布連搭諾的學生，有兩年之久（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其後，布連搭諾乃遣斯圖姆夫赴格丁根就學於陸宰，以求取博士學位，但是斯圖姆夫取得學位之後，復回符次堡修學一年（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因爲布連搭諾的關係，柏林大學的實驗室遂終受亞理斯多德的間接的影響。

布連搭諾在符次堡任講師時，天主教教會內對於教皇無過說發生爭辯。布連搭諾在一八六九年發表一文否認此說，因此，乃成爲教會內的自由黨的學問的領袖。一八七二年，原任牧師的布連搭諾升任哲學額外教授，但是不幸那時教皇無過說適爲教會所接受。自由黨既失敗，布連搭諾遂不能立足，因爲他向所疑慮之事，至是已看得明白了：就是，忠於教會和忠於學問的研究是可以互相衝突的。布連搭諾在此進退兩難的當兒，取慎重的態度，作勇敢的行動；一八七三年三月，他遂以曾受任爲牧師爲理由，辭去符次堡教授之職；至四月間復辭牧師職而去。

次年，布連搭諾既脫離了教會和大學，乃寫作其名著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刊行於一八七四年。書僅一卷，計共三百五十頁，原爲二卷的首卷，雖然第二卷永未行世。此書之所以稱爲『經驗的』，因爲布連搭諾說，『只有經驗使我受其影響，若戀人然』。這是代表一個哲學家傾向經驗而背棄武斷的趨勢。這不是實驗心理學，但欲以系統的解釋，求一個『只此一家』的心理學，而推翻當時流行的許多心理學。因此，布連搭諾對於穆勒、培因、費希納爾、陸宰及赫姆霍爾斯都會加以論列，但屢於他們表示不滿，崇奉他們的研究，而駁斥他們的結論。馮特的 *Psychologische Psychologie* 的前半部已刊行於一八七三年，布連搭諾也會屢加徵引。他可不贊成科學心理學就是生理心理學；他以爲馮特只在名稱內重視方法而已。由他看來，心理學是一科學，但是這個科學可不必冠以另一形容詞。

一八七四年在心理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頭兒，因爲布連搭諾的書及馮特的綱要的第一版都刊行於此年。這兩部書都欲定新心理學爲一科學。但是其相異之點較其相似之點更值得我們的注意。布連搭諾的心理學爲經驗的，但不是實驗的；馮特的心理學則爲實驗的。因此，布連搭諾

的方法爲論辯的，馮特則志在敘述，雖也嘗出人意外而降爲論辯的，讀了前章定可明白。布連搭諾以心理的行動爲中心而組織起來他的系統；馮特的系統則以感覺內容爲中心。關於行動，我們不久便欲作更詳細的討論了。

布連搭諾雙重辭職之後，雖大有閑暇以從事於著述，但他那時方僅三十六歲深知其學術的能力，自不願和教會及大學兩無關係，更不願沒有正式的機會，以促進「人羣之較高的利益」，他嘗自稱，這就是他的使命。陸宰對於布連搭諾的不幸甚爲關心，布連搭諾以陸宰的援助，在一八七四年，以普通人的資格，就任維也納大學的哲學教授。布連搭諾的生活的第一度難關，因此遂有滿意的解決，然而過了六年之後，第二度難關又復發生了。

布連搭諾和一女天主教徒發生戀愛，她在奧國不能和曾任牧師的人互訂婚約。因此，布連搭諾復辭去教授職，以期能入薩克森籍。其後他乃在來比錫結婚，婚後即回維也納，復任講師於大學。凡此各事都發生於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四年，其妻卒。布連搭諾悲痛之餘，體遂多病，因復辭去教職。兩眼患病甚劇，幾喪其明。他

在瑞士及意大利，一年餘以來，屢次遷移。至一八九六年，終卜居於佛羅稜薩。此後隱居生活的十九年都消磨於著述，以哲學爲對象者多，而以心理學爲題材者較少。眼病日漸加劇，一九〇三年雖用手術，也未奏效。然而不健康初不足以減弱其毅力：一九一五年舍佛羅稜薩而移寓沮里克，因爲他主張和平，而意大利則已加入歐戰。在沮里克他的身體更復衰弱，一九一七年遂以患盲腸炎而卒，享壽七十又九。

由此看來，布連搭諾只是個人而已；馮特則代表一個學派，而這個學派則半以研究的起勁，著作的豐富，而著聞於世。馮特是第一個專業的心理學家。布連搭諾則不是一個專業的心理學家。他是一個勇敢的理想主義者，欲自由研究以求真理。他的寫作分量不多，終身只有三十八種著述，而此三十八種之中，只有八種對於心理學是重要的。第一種就是他的名著 *Psychologie* 寫作於符次堡及維也納兩地。從此之後，再過了二十年之久，纔復有嚴格地關於心理學的作品。在他最後離開維也納的不久之前，又寫了三篇文章，討論視覺的錯覺，頗引起時人的注意，因爲那時對於錯覺的興趣方登峯造極。卜居於佛羅稜薩之後，一八九六年，在慕尼黑大會中宣讀其關於感覺學說的論

文。一九〇五年復發表一文以討論音之性質。一九〇七年其第二部心理學書 *Sinnespsychologie* 刊行於世，此書雖小，但也重要。一九一一年他復印行一部要著，*Von der Klassifikation der psychologischen Phänomene*，這是他的 *Psychologie* 的附錄，或也可視為他的 *Psychologie* 的第二卷的代用物，可是印行已遲延了三十七年了。

布連搭諾對於心理學所以有其相當的影響者，半由於他的人格，半由於他所發表的少量的著作都極深刻而有力，半由於他以亞里斯多德的觀點討論近代心理學。因此，近代德國經驗心理學有一半是他所創始的，可是他的心理學不是澈底的實驗的，我們可稱之為行動學派。

布連搭諾生值實驗心理學已經產生的時候，可不是一個實驗者，因此，我們只須再將他的行動心理學的性質約略一述，以期能了解實驗派對於行動心理學的調和。

我們已知道『經驗』心理學非即『實驗』心理學。布連搭諾雖尊重實驗的結果，但以爲側重實驗便不免太看重了方法，而迷失了心理學於方法之中。就這個觀點而言，他蓋有近於詹姆士，而和欲解釋經驗的一切哲學家也約略相似。這也許是一種氣質的差異：實驗的工作係將眼光暫

時集注於細節詳目，哲學家要對自然作大體的解釋，所以就沒有那個耐性。譬如布連搭諾討論視覺的錯覺，也很願畫出舊的錯覺的新圖形，以就正於讀者的經驗：這是具體的經驗法，或決驗法（the *experientium crisis*）。然而布連搭諾從未用心理物理法在各種不同情境之下，測量錯覺的總數；這或可算是實驗法，對於所欲研究的各點，可產生更精確的結果。決驗法依附於辯論而存，因此每易降為經驗法的一部分。系統的實驗可產生明確的報告，所以是實驗法的要件。

一個心理學系統的基本的試驗，就看那創此系統者如何區別心理學和物理學。布連搭諾以為心理現象以有內在的客觀性（*immanent objectivity*）為特徵。現象牽連到一種內容——針對着一個客體，而使那客體附麗於其內而存在時，便說是有內在的客觀性。我們要了解這些話的意義，須先將心理的現象當做行動。我們看見一種顏色的時候，這顏色的本身可不是心理的。這個看見，這個行動纔算是心理的。但除非有物可見，否則這個看見便無意義可說。行動常含有一個客體，常牽連到一種內容，因此，那為看的行動的內容的顏色，係附麗於行動之內而存在。所以一個心理的行動不是自己包含着自己的，但包含着一個客體於其內；這就是說，牠以有內在的客觀性為特

徵。反之，物理的現象是自己包含着自己的，因為牠們不在其外牽連到客體。膚淺地說，心理學和物理學的區別似乎是行動和客體的區別；但是在基本上，這個區別是心理的行動係另有所含或另有所及的，反之，物理的現象則為自足的。

我們要知道物理學和心理學所以如此關聯的緣故，乃因心理的行動所涉及的為物理的內容。尤有進者，布連搭諾將馮特所視為心理的內容，都改屬於物理學。譬如「我看見一個顏色。」顏色之為感覺可不是心理的，而就其本身而言，乃為物理的，雖然牠附麗於「看」的行動而存在。

我們已知道在前數章之內，物質的問題，在聯想主義者的手裏，變成了知覺的問題。現在到了布連搭諾手裏，意義的問題便不復為一獨立的問題，因為一切心理現象都牽連到內容而以為其根本的性質的一個部分。

布連搭諾將行動分為基本的三類；觀念的行動（如感覺作用，想像作用），判斷的行動（如承認作用，拒絕作用，知覺作用，回憶作用）及愛惡的心理的現象（如感情作用，願望作用，決斷作用，意志作用，慾望作用）。一個行動的客體或對象也可為另一行動，這另一行動可不必改變其性質，

然後纔可爲一個行動的對象。因此推論，便復產生一個錯雜的系統了，但我們於此可不必詳加討論。我們對於布連搭諾的記述已足用以解釋斯圖姆夫的系統的學說，屈爾佩對於非影像的思想的信仰，和威搭塞克及麥塞爾的調和布連搭諾和馮特而容納行動內容於一個系統之內的心理學了。

斯圖姆夫

斯圖姆夫 (Carl Stumpf, 1848-) 生於巴威略邦的符次堡大學區的維新第特村。他的父親是省城內的一個醫官，他的外祖父復以法醫爲職。外祖父告老之後，退居於斯圖姆夫家內，在斯圖姆夫考入文科中學之前及其後，其教育之責都由此老人擔負。他教斯圖姆夫讀拉丁。醫生來訪者甚多，有三人，斯圖姆夫後知其爲大學教授。斯圖姆夫因此遂常和醫學及自然科學相接觸。但音樂尤爲他所酷嗜。七歲開始學習提琴，十年之間更學熟其他五種樂器。十歲時開始作樂譜，且復爲三人合唱的聖樂，作譜填詞；十一歲後，入文科中學肄業四年。其後因家庭遷居於阿夏豐堡 (Aschaff-

fenburg) 乃改入該處文科中學，重複肄業二年。所以他從一歲至十七歲都受正常的教育，家庭的環境則充滿着科學和音樂的空氣——而尤以音樂爲最。

一八六五年，斯圖姆夫考入鄰近的符次堡大學。他雖酷好音樂，但不能考取音樂學位。他在第一學期試習美學，因此乃引入哲學；第二學期專研法律，以期謀一專業，而以餘暇從事於音樂。第二學期之末，布連搭諾入符次堡爲講師。斯圖姆夫羨慕布連搭諾的人格，剛毅和思想的敏銳，從那時起，斯圖姆夫遂爲布連搭諾的弟子。布連搭諾慎於思慮，斯圖姆夫乃開始受嚴格思想的訓練。那時布連搭諾方欲求基督教的哲學和宗教的復興，斯圖姆夫有四年之久都以這個觀念爲其主要的動機。布連搭諾主張科學的方法爲真正的哲學的方法，所以他的弟子斯圖姆夫在化學實驗室內肄習科學，甚而至於使房子起火，因爲據斯圖姆夫說，「我的才能不在於手指的技巧。」（科學的十九世紀產生一種在科學內求方法的哲學，少年哲學家肄習科學，初非因爲志在實驗——他們決沒有實驗的精神；他們都是哲學家——乃因爲要實現其哲學的關於方法的信仰。）

斯圖姆夫從布連搭諾一年後被遣從陸宰於格丁根以求學位。斯圖姆夫所追隨的是哲學家

的陸宰，可不是心理學家的陸宰。那時 *th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已出版了十五年，陸宰的 *Mikrokosmos* 也已經脫稿。他對於斯圖姆夫，若父之於子，更徹底地使研習知識論。斯圖姆夫又治科學，從梅斯納 (*Meissner*) 研究生理學，而從章柏 (*E. H. Weber*) 的兄弟威廉章柏研究物理學。一八六八年的夏季，遂考取了博士學位。

此後斯圖姆夫復回符次堡研究二年。他仍受布連搭諾的新基督教說的支配；那時布連搭諾正撰文否認教皇的無過說。斯圖姆夫復治神學及經院哲學，至一八七〇年乃復赴格丁根爲講師，撰一論文以討論數學的自明理——這個問題，赫姆霍爾斯也曾用以擁護其經驗說而反抗康德的先驗說。

斯圖姆夫在格丁根任講師三年。他更深知陸宰。章柏由來比錫來訪格丁根，在斯圖姆夫的皮膚之上，指示感覺的受納器，於是斯圖姆夫遂得識章柏。他又於來比錫遇見費希納爾，那時費希納爾方致力於美學，在實驗黃金平面 (*the Golden Section*) 時，斯圖姆夫乃爲費希納爾作一個觀察者。他曾奏四弦琴於私人的小樂隊之內。他欲爲實質的概念作一批判的歷史，但無所成就而止。

至一八七二年，又欲研究空間知覺的起原。這個意念很有成績，一八七三年春，斯圖姆夫遂刊行其第一種心理學的書籍，*Ueber den Psychologischen Ursprung der Raumvorstellung*。這是一個先天說（嘿靈的先天說自從一八六四年以來，已流行於世），以為顏色及展延性同為視覺的原始的部分內容。這部著作的出版適逢其會，因為那時有五個哲學講席出缺，斯圖姆夫遂以此為求一較好位置的根據。他在維也納失了機會，但在符次堡則成功了。布連搭諾既經辭職，遂和陸宰合力保薦斯圖姆夫。因此，一八七三年他遂第三次入符次堡，但是這次則往往任教授。他在格丁根的最後一年中，米勒也為陸宰的一個學生，然而斯圖姆夫和米勒似未有所接觸。

斯圖姆夫在此後二十年間，屢易其地。他在符次堡六年，在普拉格五年，在哈勒五年，在慕尼克五年，至一八九四年乃轉赴柏林。

斯圖姆夫在符次堡時更致力於心理學，但也不離開哲學。哲學仍為他的主科，但假使科學可供給哲學以方法，斯圖姆夫便以為研究科學的心理學，或可有貢獻於哲學。他在這個觀點上依舊追隨布連搭諾，布連搭諾的 *Psychologie* 現在也已經出版了。因此，斯圖姆夫乃有意於聯想心理

學，尤其是穆勒，他以為可利用這個學說以解決實質的概念。但是他不久即為音樂的嗜好所支配了。前十年來他愛哲學尤甚於音樂，但是現在則以為研究音樂心理學可為治哲學的幫助。一八七五年，著作 *the Tonpsychologie*，始有意於心理的實驗。那時斯圖姆夫希望以數年光陰研究音樂及音樂心理學，結果終身專治此學，那是出了他的預算之外的。推原其故蓋因斯圖姆夫對於音樂的先天的愛好和對於哲學的後得的愛好，於此可有一調和的辦法，調和之後，乃更富於著作的能力。他在符次堡出版雖不多，但其偉大的工作已策源於此了。

一八七九年，復以布連搭諾的推引，改任普拉格大學教授，以接替福爾克曼（這個福爾克曼在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間著有 *the Lehrbuch der Psychologie*，他屬於赫爾巴特派，費希納爾的生理學的朋友福爾克曼乃另為一人。）馬哈和嘿靈也方在普拉格，斯圖姆夫和馬哈以學問相接觸，和嘿靈則以友誼相交結。詹姆士讀斯圖姆夫的關於空間知覺的書，乃於一八八二年訪斯圖姆夫於布拉格（後復訪問他於慕尼黑），從此之後，他們二人遂開始作友誼的通信。斯圖姆夫雖深憾實驗室設備的缺乏，但繼續寫作他的 *Tonpsychologie*，終刊行其第一卷於一八八三年。

一八八四年，斯圖姆夫渴欲返德，遷任哈勒大學教授。不久之後，布連搭諾介紹胡塞爾（Husserl）往見斯圖姆夫，先作斯圖姆夫的學生，後乃升任講師。斯圖姆夫那時乃開始其對於原始音樂的研究，但其主要的工作係完成其 *Tonpsychologie*。此書第二卷討論音之混合，斯圖姆夫對於音之混合的著名的實驗都詳述於此，所以在歷史上，較第一卷尤為重要。斯圖姆夫在大學內沒有設備，乃以教堂中的樂器作試驗的工具。他雖發表不多，但仍繼續研究。

一八八九年，斯圖姆夫移任慕尼黑大學教授，這是他所任教的第五個大學。他於是可算有一個實驗室，雖然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小房間，位置在頂樓上，室內放置著若干音叉，可為斯圖姆夫星期日演講之用。他又由一個物理學院的司關者手裏，購進一個由音叉合成的鋼琴，將鋼琴拆開，乃得有一組音階各相連續的音叉。這些音叉幫助他完成其 *Tonpsychology*，第二卷因得出版於一八九〇年。次年斯圖姆夫對於羅梭士的音之距離的研究詳加批判。羅梭士前曾在來比錫和馮特共同研究，馮特且於其 *Physiologische Psychologie* 的最新版中，採取這種研究的結果以為己有。因此，馮特和斯圖姆夫乃大起爭辯，各發表意見三次。這個論戰自然以斯圖姆夫批評羅梭士為始，但